



新闻爆料: 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 李君 版式编辑 | 张丽 校对 | 卢路
 上头条, 找华早



被遗忘的阿富汗女学生：无学可上，有家难回

上接 06 版

抗议活动随之开始在全国出现。由朋友、同学和同事等组成的女性团体利用通讯软件和社交媒体策划抗议活动。她们大多很年轻，以前从未参加过示威，更没有组织经验。

“塔利班已经不是 20 年前的塔利班，阿富汗妇女也不是 20 年前的妇女，两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阿富汗妇女知道她们的权利……因此，我们走上街头，表达我们的关切，保护我们的权利。”阿富汗女性权益活动家法西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2021 年 9 月 19 日，星期天。哈西娜第一次参加和平示威。数十名戴着各色头巾、来自不同民族的阿富汗妇女聚集在市中心，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面包、教育、工作”“我们希望政治参与”等口号。塔利班士兵很快出现在现场，挥舞着枪。“他们朝我们大喊大叫，辱骂我们是放荡的女人。”哈西娜回忆说。

示威很快被驱散，但很快又会再次聚集起来。塔利班的回应方式也更加激烈。哈西娜说，抗议中总是有很多人受伤。“有些怀有身孕的女性请求塔利班不要使用暴力。但许多普什图士兵听不懂达利语，依然用枪托重重地打她们。”

在喀布尔，进出市中心的道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检查站。在热门的示威地点，比如市中心人流密集的场所，巡逻的士兵数量也有所增加。哈西娜认为，塔利班也加强了对于社交平台的监控。有时候她们抵达示威地点，塔利班士兵已经先行到场。

抗议者开始使用暗语，比如到某地“逛街”或者“购物”，来交流活动的细节。此外，通讯群组中，就如何隐藏身份以及如何逃跑的讨论也有很多。哈西娜一般会带上墨镜，戴上口罩，并系两条颜色不一样的头巾去“逛

街”，方便逃跑时变装。

2022 年 1 月开始，塔利班士兵逮捕了一些激进的女性活动家。进入 2 月，逮捕的规模扩大。据媒体报道，有时一天之内，就有 20 余名抗议者以及家人被带走。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伴消失或被捕，抗议的声量越来越小。为了家人的安全，哈西娜开始独自在一处秘密的地点生活。

与此同时，塔利班在 1996 年至 2001 年第一次执政时期实施的压制政策渐渐复活。2022 年 3 月，塔利班没有履行在新学年开始时允许数百万女孩重返中学的承诺；5 月，妇女被要求在公共场所穿着罩袍，从头到脚遮盖起来，并且只有在男性监护人的陪同下才能外出旅行；10 月，女性被禁止申请新闻学、工程学、经济学、农业和兽医学专业；11 月，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园不再对女性开放。

法西米表示，在某次抗议活动时，她曾与塔利班治安官员交流过妇女上学和工作的问题。那名官员让她写下诉求，承诺会反映给上级领导。“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法西米说，“塔利班只是想通过告诉我们‘写下你们的要求’，来拖延我们的抗议活动。”

哈西娜说，由于对监视和逮捕的恐惧，她已经很少参与街头的集会。她和伙伴更多的是在室内举行抗议活动，集体穿上覆盖脸部和身体黑色罩袍，通过视频发表诉求，并邀请特定媒体将她们的信息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至于为什么穿上黑袍，哈西娜说除了为了隐藏身份，更多是想借黑色表达对阿富汗妇女命运的哀悼。

“保守派的狼群”

大学教育禁令出台招致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但塔利

班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担心。塔利班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长内达·穆罕穆德·纳迪姆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即使他们制裁我们，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或者发动战争，不管他们打算做什么，我们都会实施我们的宗教法律。”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许多伊斯兰宗教界人士也公开批评这项新政。阿富汗宗教学者理事会成员、前共和国政府时期总统宗教事务顾问胡塞尼·哈吉斯坦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暂停妇女教育和工作的决定让宗教学者感到“震惊和担忧”。哈吉斯坦表示，“没有任何伊斯兰教法禁止妇女在学校或大学接受教育。相反，伊斯兰教法要求人们去研究问题，要求所有的穆斯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去寻求知识。”据此，哈吉斯坦指出，塔利班的新政是一项行政命令，而非宗教法令。

阿富汗律师法蒂娜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塔利班对女性的限制是“不公正、不符合伊斯兰教和不道德的”。她指出，塔利班施加的限制并非基于对伊斯兰法律的主流解释，而是该组织自己极端保守和僵化的观点。

政策研究机构阿富汗分析师网络的一份报告指出，第一代塔利班成员几乎都是在保守的南方农村长大，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宗教学校以及同苏联军队的战斗中度过的。在掌权之前，塔利班高层中很少有人有城市生活的经验。但是今天，有相当多的塔利班高级成员曾经流亡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随着他们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开始发现教育的吸引力，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当地的学校和大学。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指出，塔利班内部顽固的宗教保守派和在社会问题上相对温和的塔利班派别之间存在分歧。那些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塔利班成员意

识到，女性教育对塔利班在国内取得合法性和在国际上得到承认都很重要。重新接管阿富汗后，一些塔利班指挥官将他们的女儿带回国内，继续接受教育。在教育禁令出台后，许多人感到震惊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批评。

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美国大学的讲师、活动家巴希尔向媒体表示，那些承诺为女性提供教育的人从未拥有真正的权力。相反，极端保守派一直主导着决策，“阿富汗被扔进了保守派的狼群”。

“塔利班近期的行动源于一种二分法，认为赋予女性思想和权利与伊斯兰教是不可调和的。”巴希尔说，“在过去的 20 年里，他们建立了一种印象，即在女性权利方面取得的所有进展都是西方的议程，是为了使社会自由化。因此，现在他们正在对其进行打击并扭转所造成的所有损害。”

“现在阿富汗很少有男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哈西娜说，尽管男性之中也不乏反对塔利班对女性实施限制的人，但他们很少对女性的行动表示支持。她解释说，塔利班也给男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一些女性因抗议被捕，麻烦也会延伸至她们的男性亲属。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前阿富汗国防部副部长塔米姆·阿西曾向媒体表示，阿富汗男人遭受了 40 年的战争，暴力和杀戮的记忆让他们非常害怕站出来。“如果一些女性提出抗议，他们就会找到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并逮捕他们。”有长期从事保障女性权利工作的国际组织人士也指出，塔利班借此“将所有男性变成他们侵犯人权的共犯，每个男人都成为家中女性的狱卒”。

自加入女性抗议力量，哈西娜面对的就不仅是塔利班的压力，部族和家庭内部也有许多牵绊。部族中的男性常常斥责哈西娜惹事生非，“说我是一个妓女”。丈夫的父母也愤怒于她抛头露面，令周围人陷入危险，要求解除婚约。而担心女儿婚姻受阻，一向支持哈西娜的父亲也开始阻止她参加示威活动。

尽管如此，哈西娜还是会秘密地去参加集会，这份意志大概来自她对教育的信仰：“教育留下的东西是不可磨灭的。只有教育可以解决国家（阿富汗）的问题。”

令哈西娜庆幸的是，丈夫依然坚定地站在她身边，支持她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在与哈西娜成为恋人之前，这位 28 岁的男性是她多年的好友。大约一年前，他在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位。但在经济凋敝和人口大规模失业的阿富汗，他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哈西娜至今仍独自一人住在秘密的避难所，一周只与丈夫见上一面。由于工作和教育的前景都十分渺茫，婚姻也不被祝福，两人正在考虑离开阿富汗。但边境的隔离墙越垒越高，出路不知在何方。